



〔英国〕帕·林·特拉弗斯著

随风而来的

玛丽·波平斯阿姨

61.88

随风而来的

玛丽·波平斯 阿姨

[英国]帕·林·特拉弗斯著

任溶溶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

P. L. Travers
Mary Poppins
Reynal & Hitchcock

随风而来的玛丽·波平斯阿姨

[英国]帕·林·特拉弗斯著

任溶溶译

玛·舍泼德插图

陶雪华装帧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787×1156 1/32 印张5.25 字数89,000

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000

统一书号: R10024·4088 定价: (四)0.39元

内 容 提 要

班克斯家有四个小孩，妈妈请了个保姆来照料小孩。

这个保姆叫玛丽·波平斯。她初来时，孩子们觉得她好象是被风吹进来似的。他们很快就和她搞熟了，管她叫玛丽阿姨。玛丽阿姨神通广大，能御风而行。她领孩子们看神牛跳舞，看白鸽在大教堂上空飞行。她转动指南针，带领孩子们到世界各地去旅行，看到世界各地的人和各种不同的生活。她在天空贴星星，让孩子看到天上七星团姐妹中的成员等等，等等。

本书有丰富的想象力，作者通过幻想来描写现实中的不平等事实。故事生动有趣，曾被摄成电影，是欧美儿童文学中的一本名著。

前 言

这本《随风而来的玛丽·波平斯阿姨》，原名叫做《玛丽·波平斯》(Mary Poppins)，如今已经成为外国儿童文学的一本名著了。

这本书的作者是英国女作家帕梅拉·林登·特拉弗斯(Pamela Lyndon Travers)。她在1906年生于澳大利亚的北昆士兰。二十年代她当过记者、演员和舞蹈家。后来她从事写作，曾长期住在美国。在她的作品中，最有名的就是以玛丽·波平斯当主角的几本童话。

《随风而来的玛丽·波平斯阿姨》写于1934年，是她的第一本玛丽·波平斯童话。玛丽·波平斯阿姨是一个童话人物，她随风而来，又随风而去，神通十分广大。作者把她放在现实环境里，因此全书交织着现实和幻想，有真有假。有一些章节很有意义，象第二章写那个靠用粉笔在地上画画谋生的人，他是玛丽阿姨的朋友，他们两人只能在幻想中享受到幸福，反映了英国穷人的生活。象第四章写那个阔太太养狗和狗的反抗，对富人的无聊生活和他们的愚笨，进行了讽刺，整本书充满了儿童心理的描写，很有情趣。

这本书曾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玛丽阿姨也成了一个有名的童话人物。不少电影制片人早就想把这本书改编拍成电影，可是作者怕她创造的形象被歪曲，一直没有同意。最后美国著名的美术片

制片家沃尔特·迪斯尼，就是米老鼠的创造人，亲自去拜访作者，终于说服了作者答应他的拍片要求。他没有把它拍成动画片，却拍成了音乐片，亲自邀请曾拍摄《音乐之声》的女演员克里斯托弗·安德鲁斯来扮演玛丽阿姨。片子于1964年拍成，获得成功，使玛丽阿姨这个人物为更多人所熟悉。

在这本书结束的时候，玛丽阿姨又随风而去了。她还回来不回来呢，那就要请看这本童话的续集：《玛丽·波平斯阿姨回来了》。

任溶溶

目 录

第一章	东风	1
第二章	休假	12
第三章	笑气	21
第四章	拉克小姐的安德鲁	36
第五章	跳舞的牛	48
第六章	倒霉的星期二	61
第七章	乌太太	78
第八章	科里太太	85
第九章	约翰和巴巴拉的故事	103
第十章	月亮圆了	115
第十一章	买东西过圣诞节	137
第十二章	西风	150

第一章 东 风

你要找樱桃树胡同吗？那只要问一问十字路口那位警察。他把帽子稍稍往旁边一推，搔着头想想，就会伸出戴着白手套的手，用一个大指头指点着说：“先向右，再向左，然后向右拐一个大弯，就到了。再见。”

照他指点的路走，一准错不了，你就来到樱桃树胡同的正当中。胡同的一边是房子，另一边是公园，当中有长长的一排樱桃树。

要是你想找十七号——你准得找它，因为这本书就讲的这一家——你一下子就能找到。第一，这座房子在整条胡同里最小。第二，这家人家墙粉剥落，需要粉刷了。可这房子的主人班克斯先生对他太太说，她或者是要一座漂亮、干净、舒适的房子，或者是要四个孩子。两样都要，他可没这个条件。

班克斯太太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情愿要大女儿简，第二个孩子迈克尔，要最小的一对双胞胎——约翰和巴巴拉。就这么定了，班克斯一家于是在十七号住了下来。布里尔太

太帮他们烧饭，埃伦帮他们开饭，罗伯逊·艾帮他们除草，洗刀子兼擦皮鞋。班克斯先生老说：“干这种活，罗逊伯浪费了时间，我浪费了钱。”

当然，除了这几位，帮他们的还有一位保姆，叫卡蒂。可她完全犯不着写到这本书里来，因为这个故事一开头，她正好离开了十七号。

“她走没跟你说，事先也不打个招呼。我可怎么办呢？”班克斯太太说。

“登报吧，亲爱的，”班克斯先生一边穿鞋一边说。“我真希望罗伯逊·艾不讲一声就走，因为他鞋子擦了一只忘了一只。我穿出去成了一双阴阳鞋。”

“这没什么大不了，”班克斯太太说。“可你还没告诉我，保姆卡蒂的事到底怎么办。”

“她人都走了，我看不出你能把她怎么办，”班克斯先生回答说。“换了我，我就托人到《晨报》去登个广告，说班克斯家的简、迈克尔、约翰和巴巴拉（不提他们的妈妈）急需一位保姆，人要尽可能地好，工钱要尽可能地少。然后我就等着保姆到前面院子门口来排长队。她们一准会叫我气炸肚子：为了妨碍交通，给警察添了麻烦，我得付给他一个先令。好了，现在我得走了。嗨，跟在北极一样冷。今天吹的什么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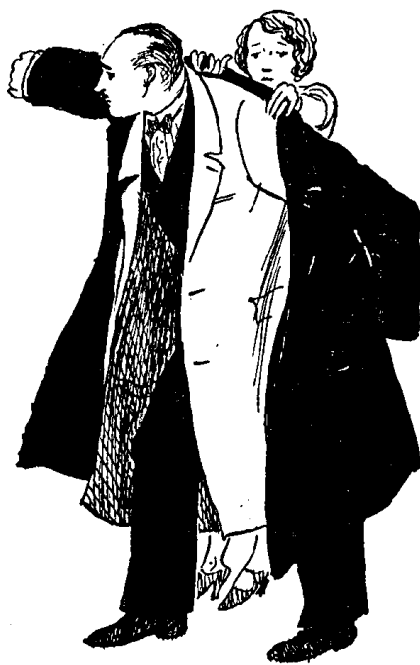
班克斯先生说着把脑袋伸出窗口，低头看看胡同口布

姆海军上将的房子。这座房子是胡同里最雄伟的，全胡同都为它骄傲，因为它造得跟一艘船一样。花园里竖着一根旗杆，屋顶上还有个镀金的风标，样子象个望远镜。

“哈！”班克斯先生很快把头缩进来。“海军上将的望远镜说是东风。我也这么想。都冷到骨头里去了，我得穿两件大衣。”他心不在焉地在他太太的鼻子旁边亲了亲，跟孩子们招招手，就出门进城去了。

班克斯先生每天进城，当然，除了星期天和银行假日。他在那里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的一把大椅子上工作。他整天工作，忙着数钞票和硬币。他有个黑色小皮包放零钱。回家有时候会拿出几个零钱给简和迈克尔，让他们放到存钱罐里去。碰到他省不出一分钱来，他会说：“银行破产了。”大家一听，就知道他那一天没剩什么钱了。

好，班克斯先生带着他的黑色小皮包走了。班克斯太太走进客



厅，整天坐在那里给报纸写信，求他们马上给她找位保姆，她在等着。简和迈克尔在楼上儿童室窗口朝外张望，心想不知谁会上他们家来。保姆卡蒂走了他们很高兴，因为他们不喜欢她。她又老又胖，身上一股大麦茶气味。他们想，不管谁来也比她好，就算只好那么一丁点儿。

等到太阳开始在公园后面下去，布里尔太太和埃伦就上来给他们吃晚饭，给双胞胎洗澡。简和迈克尔吃过晚饭，坐在窗口等爸爸回家，听着东风在胡同里樱桃树的光秃秃的树枝间呼呼地吹过。这些树在暗淡的光线中前后左右摇晃，好象发了疯，想连根从地上蹦起来似的。

“爸爸来了！”迈克尔突然指着一个砰地撞到院子大门上的人影说。简盯着越来越浓的暮色看。

“那不是爸爸，”她说。“是别人。”

接着那人影让风吹得晃来晃去，弯着腰，拔掉院子大门的门闩。他们看出那是个女人，一只手捂住帽子，一只手拿着个手提袋。简和迈克尔看着看着，看到了一件怪事，那女人一进院子大门，好象就给一阵风吹起来，直往房子门前送。看起来是这样的：风把她先吹到院子门口，让她打开院子门，再把她连同手提袋等等吹到前门口来。两个看着的孩子只听见很响地砰的一声，她在前门口着地的时候，整座房子都摇动了。

“多滑稽！这种事情我从没见过，”迈克尔说。

“咱们去看看她是谁！”简说着抓住迈克尔的胳膊，把他从窗口拉开，穿过儿童室，来到外面楼梯口。他们从楼梯口这里，一向能够清楚看到门厅发生的事。

这会儿他们看见他们的妈妈从客厅出来，后面跟着一位客人。简和迈克尔看到新来的人有一头发亮的黑发。“象个荷兰木偶，”简低声说。那就是说她很瘦，大手大脚，有一



026638

双直盯着人看的蓝色小眼睛。

“你会看到他们都是些乖孩子，”他们的妈妈说。

迈克尔用胳膊肘狠狠地顶了顶简的腰。

“他们一点不淘气，”妈妈嘴里这么说，可心里没谱，好象连她也不怎么相信自己的话。他们听见新来的人哼了一声，看来她也不相信。

“好，至于证明信……”班克斯太太往下说。

“哦，我有个规矩，从不拿出证明信，”那人斩钉截铁地说。班克斯太太瞪大眼睛看着她。

“可我以为照规矩是要拿出来的，”她说。“我是说，我知道大家都这么办。”

“我认为这是古老十八代的旧规矩，”简和迈克尔听见那斩钉截铁的声音说。“老掉牙了，可以说早都过时了。”

班克斯太太最讨厌的就是过时，对过时东西简直受不了。因此她紧接着说：

“那好吧。我们可不在乎这个。当然，我不过是问问罢了，因为也许，呃，也许你要拿出来。儿童室在楼上……”她在前面带路上楼，一路讲个没完，只顾着讲，就没看到后面的动静。可简和迈克尔在楼上楼梯口看着，对新来的人这时候的古怪举动看得一清二楚。

当然，她是跟着班克斯太太上楼，可她上楼的办法与众不同。她两只手拿着手提袋，一下子很利索地坐上楼梯

扶手滑上来。班克斯太太来到楼上楼梯口，她也同时到了。简和迈克尔知道，这种事从来没有过。滑下去的事常有，他们自己就常干，可滑上来的这种事从来没有过！他们好奇地盯着这位新来的怪人看。

“好，那就全讲定了。”孩子们的妈妈松了口气。

“全讲定了。只要我高兴，”来的人说着，拿起一块有红花有白花的大手帕擦擦鼻子。

“孩子们，”班克斯太太突然看见他们，说，“你们在这儿干吗？这是照顾你们的新保姆，玛丽·波平斯阿姨。简，迈克尔，说‘你好’呀！这是……”她朝小床上的两个娃娃挥手，“一对双胞胎。”

玛丽阿姨牢牢盯住他们看，看了这个看那个，好象在拿主意她是不是喜欢他们。

“我们得说吗？”迈克尔说。

“迈克尔，别淘气，”他的妈妈说。

玛丽阿姨继续把四个孩子看来看去。接着她大声吸了口长气，好象表示她已经下定决心。她说：

“我干。”

事后班克斯太太告诉她丈夫说：“她就象是给了咱们大面子似的。”

“也许是的，”班克斯先生用鼻子擦了一会儿报纸角，很快又把头抬起来。

妈妈一走，简和迈克尔就靠到玛丽阿姨身边。她站得象根电线杆，双手叠在胸前。

“你怎么来的？”简问她。“看来象是一阵风把你给吹到了这儿。”

“是这样，”玛丽阿姨回答了一声。接着她解开围脖，脱下帽子，挂到一根床柱上。

看来玛丽阿姨不想再说什么话——虽然她哼了好多次——简也就不开口。可玛丽阿姨一弯身去开她的手提袋，迈克尔忍不住了。

“多好玩的手提袋！”他用指头捏捏它说。

“这是毯子，”玛丽阿姨说着把钥匙插进锁孔。

“你是说装着毯子？”

“不，是毯子做的。”

“哦，”迈克尔说，“我明白了。”其实他没怎么明白。

这时候手提袋打开了，简和迈克尔一看，里面空空的什么也没有，他们更奇怪了。

“怎么，”简说，“里面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你这是什么话？”玛丽阿姨反问了一声，站起身子，看来好象生了气。“你说里面什么也没有？”

她说着，从空袋里拿出一条浆过的白围裙，把它围在身上。接着她拿出一大块日光牌肥皂、一把牙刷、一包头发夹、一瓶香水、一张小折椅和一瓶润喉止咳糖。

简和迈克尔瞪圆了眼睛。

“可我刚才明明看见手提袋里是空的，”迈克尔悄悄说。

“嘘！”简说。只见玛丽阿姨这时候拿出一个大瓶子，瓶子上有张标签写着：“睡前一茶匙”。

瓶颈挂着一把匙子，玛丽阿姨倒了满满一匙子深红色的水。

“是你喝的药水吗？”迈克尔充满好奇心问道。

“不，是你喝的，”玛丽阿姨把匙子向他伸过去。迈克尔看着它，皱皱他的鼻子，表示拒绝。

“我不要喝，我不用喝。我不喝！”

可是玛丽阿姨的眼睛盯住他，迈克尔一下子发觉，你朝玛丽阿姨一看就不能不听她的话。她有一种古怪的东西——一种使人又怕又说不出地兴奋的东西。匙子越来越近。他屏住气，闭上眼睛，咕嘟一口。满嘴都是甜味。他转转舌头，一下吞了下去，满脸堆起了笑容。

“冰草莓汁，”他高兴得发狂。“还要喝，还要喝，还要喝！”

可玛丽阿姨的脸还是那么板板的，给简倒一匙子。可倒出来的水闪着银色、绿色、黄色的光。简把它尝了尝。

“是橙汁，”她说着舔嘴唇。可她一看见玛丽阿姨拿着瓶子向双胞胎走去，就奔到她面前。

“噢，别，请别给他们。他们太小。他们喝了不好。谢谢

你！”

玛丽阿姨不睬她，只狠狠地看她一眼让她别响，就把匙子尖往约翰嘴里灌。约翰起劲地呱哒呱哒喝，简和迈克尔一看洒在围涎上的那几滴，就断定这一回喝的是牛奶。接着巴巴拉也喝到了她的一份，咕嘟咕嘟喝下去了，还把匙子舔了两次。

玛丽阿姨这才倒了一匙，一本正经地自己喝下去。

“唔，糖酒，”她说着吧嗒一下嘴唇，用塞子把瓶子重新塞了起来。

简和迈克尔的眼睛惊讶得鼓起来，可是没工夫多想，因为玛丽阿姨已经把怪瓶子放在壁炉架上，向他们转过脸来。

“好了，”她说，“马上上床。”她动手给他们脱衣服。他们看到，扣子和搭钩让卡蒂大婶解开很费工夫，可在玛丽阿姨手里，转眼都解开了。不到一分钟，他们已经上了床，看着玛丽阿姨在暗淡的灯光中拿出其余的东西。

她从毯子手提袋里拿出七套呢睡衣、四套布睡衣、一双高统鞋、一副骨牌、两顶浴帽、一本贴明信片的簿子。最后拿出来的是——一张折叠行军床，还有羊毛毯和鸭绒被，她把床架在约翰和巴巴拉的小床之间。

简和迈克尔乐滋滋地看着，惊奇得说不出话来。可他们两个都明白了，在樱桃树胡同十七号出了了不得的大怪事。

玛丽阿姨把一件呢睡衣从头上披下来当帐子，在它下